

往/事/回/首

糖的记忆



杨玲红

朋友带来了她旅游时买的俄罗斯巧克力。看见那深棕色的巧克力，顿觉口齿生津，赶紧取下一块放入口中，让它的甜蜜与柔滑在口中慢慢绽放。就像小时候，偷偷地将母亲藏在糖罐里的糖偷出一点，放在口中细细品尝一般。

在我小时候，物资匮乏，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，糖，自然珍贵。听父亲说，母亲怀我时因营养摄入不够，得了低血糖，时不时地就会晕倒。而我生下来时就像一只丑到极致的小猫，以致上海来的女知青对父母亲说：“哦哟，这个小孩子丑死了，赶紧送人得了。”父亲绘声绘色的表演常常逗得我们全家人大笑。笑后，母亲却会抹着眼泪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幸亏没有把你送人，幸亏有他们送的糖，送的鸡蛋和牛奶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。”母亲口中的“他们”是指那些给予了父母帮助的人们，他们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宝贝。

母亲患了低血糖后，父亲为了防止母亲引发危险，就千方百计地收罗一些糖放在家中，收藏也是极其仔细的。为了吃糖，我和弟弟曾翻遍所有的箱柜及旮旯，却找不到其所藏之地。对于我们掩耳盗铃的行为，父母自然是知晓的。他们总会在我们日思夜想时，像变魔术一样突然从衣服口袋里变出一块糖来，让你欣喜若狂又充满了好奇。

喜欢上可可与方糖的味道源于上海来的知青。上海人仿佛天生就有一份小资情调在骨子里，那些据称来自国外的可可和方糖自然成了他们的最爱。由于父母亲热情善良，大多数冬日周末的下午，知青们就会捧着瓷盅，围坐在我家的火炉旁。他们将可可放在瓷盅里用炉上开水慢慢冲泡开，那小小的白色方糖会在闪着银光的金属勺子搅拌下冒出小气泡，渐渐融入那棕色的液体中。手风琴、扬琴声便会在氤氲的可可气息里悠扬、欢愉地响起。温暖的气息，悠扬的琴声，让人忘记了时光，也忘记了季节。

几年前，母亲在初夏那个刻骨铭心的暴雨的早晨走向了没病痛的世界。从那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所有的糖不再有甜的味道，于是我清空了糖盒里所有的糖。直到有一天父亲趁着我上班没在家时，偷偷地又在糖盒里放了一些糖，那是母亲生前喜欢的酥心糖和花生蘸。回到家中，看见糖盒里的糖，打电话问父亲，父亲说：“么儿，妈妈走了你还有爸爸，你的糖还在，你的家还在。”放下电话，我号啕大哭。

三年前为了追求时尚之美，我也踏入了少糖少油少食的行列，却不料有一天会因低血糖差点晕倒在街头。所幸附近许多店铺里都有含糖食品，及时消除了危险。当女儿得知我经历的险情，隔了几天一大盒用葡萄糖制成的糖果便寄到了家中。女儿说：“今后必须把这个糖带在身上，这个糖不长胖。”

此刻，又一块巧克力在舌尖慢慢旋转融化，此时的它没有可有的那份苦涩，也不及方糖的那份浓甜，但它却与酥心糖、葡萄糖成了我最甜蜜的记忆。

(作者系涪陵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)

小/小/说

等你回家



陈劲

趁工地劳作间歇，老杜稍微擦拭脸上的汗水，便打开手机将儿子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再次端详。隔着手机屏幕，老杜都觉得这份通知书分量好重，能感觉到儿子入读心仪高校的喜悦，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从前那些难忘的时光。

儿子自读书起，就跟着进城务工多年的老杜。老杜呢，城里的出租屋也随儿子就读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不断变换着。小学时还好，有老杜妻子照应，到了初中后，因老杜父母年老，妻子不得不回去看护，只在农闲时进城料理下父子俩的生活起居。一天忙碌的老杜让儿子自由生长，儿子初中毕业勉强进入一所普通高中。

老杜觉得是自己用心不够，花在儿子身上的时间太少所致。他回想自己成天在工地劳累奔波，回想夫妻俩当年都因家贫苦读却无果的遗憾，心中的希望都寄予在儿子身上。

“宁愿少挣点钱，也要挤出时间陪儿子走好关键的高中三年，绝不让上代人的遗憾重演。”老杜果断放弃了夜班、加班之类，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儿子。还学会了儿子喜欢吃的几道拿手好菜，出租屋逐渐变得温馨起来，儿子的学习劲头也步步高升。

但高考前几个月，班主任老师告诉老杜，儿子近来思想压力较大，几次模拟考试都有些反常。通过心理疏导得知他因学习压力大、节奏快而变得烦躁，又焦虑考不好会辜负望子成龙的老杜。

“这孩子，各人放心地、大胆地去学嘛，哪来这些想法呢。”老杜心里也不平静，但想到可能会出现后果，他还得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让儿子这条小船在父亲偌大的心海里始终平稳行驶，直至理想的彼岸。

老杜想起当年苦读的岁月。那些岁月，自己何尝不是挑灯夜读，又何尝不是承担着父亲及一家人的厚望呢。当年高考失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，又是如何走出自我的？后来还是父亲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等劝慰的话把自己疏导开来。追忆了一番的老杜，又想到班主任老师的忠告，心里一下子明朗起来。老杜调整了陪伴儿子的方式，决定利用边角料时间父子俩深入交流下，让儿子回到适当宽松的环境里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老杜时而回到工地加班，按时回来提醒儿子吃好睡好。遇到周末或空余，有同学叫上儿子外出打球放松放松，老杜转过身来一个劲地支持。看儿子每天出门时的精神样，和回家时稳健有力的身影，老杜紧张的心也舒坦开来。

高考那天的路上，老杜平静地对儿子说：“相信自己放心考吧，不要去管结果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等你回家吃饭！做你最爱吃的几道硬菜，外加重庆小火锅。”

“谢谢爸爸！”儿子转身，给了老杜一个笔直挺立的拥抱。

(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档案馆)

诗/绪/纷/飞

窗外



程龙

其实四季都有美丽的风景
如同那些我们熟悉
抑或陌生的花儿
安静地在窗外盛开
她们的周围歌声嘹亮诗意盎然
讲述着已经非常久远的过往

有黄叶飘落
她们的节奏不紧不慢
而有一场细雨如期而至
在某个夜晚的窗前
前方的路口
照样有人群在那里伫立

打量就要远行的旅人
遇见真好
就像在疲惫的午后
突然之间
邂逅从天而降的
清脆的鸟鸣
沿着青草的河边
温柔的水缓缓流过
和你一起
迎接一个季节的到来

(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)

序/跋/选

我捞“水湿柴”



陶灵

以前，川江自然河道时期，每年从桃花汛到秋汛的几个月里，要发几河大水，上游漂来一些家畜、家具、树木……不少讨生活的人站在石嘴上、回流边，用瓜竿、漏舀打捞。胆子大的，会驾着一只小划子，或凫水去江中捞一些稍值钱的东西。川江人喊这为“捞浮财”。当然，捞得最多的是不值钱的树枝、杂草，堆起像小山，风干、晒干后易燃又好烧，是煮饭、烧水的好柴火，非常实用。我们称之为“水湿柴”。

我出生、成长，并一直生活在川江边，耳濡目染，也学会了“打捞”，捞了很多很多的“水湿柴”。

几年前，我与妻子暂别重庆中心城区，回她老家开州城照顾岳母起居。因岳母年岁已达八十八，家里不能离人，请有一位保姆做家务。保姆大我几个月，我与妻子喊她“秀姐”。秀姐做的饭菜味道真不咋样，没想到却是一个“话篓子”，装有不少的“水湿柴”——她亲历的乡间趣事：竹子开花采竹米、打豆腐时细娃儿不能去山坡上沾野猫臊气、鲜天麻的炮制方法、牛皮菜烤热搓背驱寒……每天吃饭的时候，我向她全数“打捞”，然后放进了这本小书里。

我“捞”的“水湿柴”非江中之物，而是肚子里的“龙门阵”。

我们住的这个小区有十幢高楼，平时见到的老人居多，三五成群，天天聚在一起摆龙门阵。我常去“打捞”的这群老者中，年龄最大的邹老伯已九十六岁，身体硬朗，连拐杖都不要，年轻时是滢溪河上的“船板凳”，听他讲过“水木匠”的故事。徐老伯要小一岁，以前当“挑二”跑陕南一带贩税盐，可惜去年冬天“走”了。他生前真的可用枯瘦如柴来形容，屁股上无肉，坐在小区的木椅上不舒服，出来时提着一只马扎，于是在网上给他买了一只中间留孔洞的泡沫坐垫。再小一点的孟老伯九十岁，曾是“做火炮”的工人，有一次因意外被烧伤，眼、嘴、鼻、耳都是歪的，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，口水也经常滴在胸前，前襟长期湿漉漉的，但丝毫不影响我坐在他旁边听他摆龙门阵。其余老者大多数在八十岁左右，免不了随时咳嗽吐痰，我会赶紧递上一张纸巾。除我之外，周老头岁数最小，刚过七十，天天嘴里衔着叶子烟杆，骑自行车在小区里转圈，翻捡每幢楼垃圾桶里的纸壳、塑料瓶去卖钱。我们小区有一千二百来户人家，扔垃圾的频率高，专门捡废品的有四五人，这个频率也高。所以周老头要骑辆自行车，做到眼疾手快。转几圈后，他也休息一会儿，入伙摆龙门阵：从“棒老二洞”中捡“龙骨”喂猪治痲病、何首乌长在石坎子很深的地方、看到几次竹子开花都是在荒年……

川江边木洞镇的居民有喝早茶的习俗，茶馆早上五点开门。有一次我专门开车过去，找旅馆住下，第二天起早去坐茶馆。我瞄准一桌人，观察他们的神情，估计肚子里都装有不少龙门阵。慢慢靠拢，选了个空位，落座后，马上给每人递上一支烟。烟是“介绍信”，一下子融洽了气氛，陌生感顿消。每隔一阵，我又给他们“走”一轮烟。连续去了三个早晨，自然“捞”到不少“水湿柴”。我车上还随时带几瓶二两装的本地“小诗仙酒”，那次我摸出一瓶递给谭老伯，他边喝边给我摆了吃“瓷瓦子”治痲食病的龙门阵。我后备箱里也备了一些小零食，是给“打捞”途中碰到的细娃儿预备的。

有个非常炎热的夏日，我来到江边的一个老乡场上，大坝子上有家麻将茶馆，因天太热无生意，我有意走进去和老板摆龙门阵。老板周老头以前跑船、舀鱼、打工、种庄稼等，有的是龙门阵吹，吹到中午便留我吃饭，下午继续。我甚至想找个旅馆住下来，第二天还听他吹。这期间有位中年妇女进出茶馆两三次，我请她帮忙给我和周老头拍合影照，她欣然接受。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周老头接到儿子的电话，好像在说什么骗与不骗的话题，我没在意。他放下电话后告诉我，那进出几次的中年妇女是居民小组长，见我开着“宝马”车的陌生人竟然不拘小节，裸露上半身坐在简陋、杂乱的乡村麻将馆，与一个老头子摆龙门阵，一摆就是大半天，很不符合常理。警惕性高，马上报告了社区居委会，又主动打电话给周老头儿子，担心他老汉儿遇上骗子了。出现这种状况，我觉得赶紧离开为好。走之前，主动拿出身份证给小组长看，她要拍照传给居委会，我缺少她的警惕性，点头同意了。这点小插曲虽说让我有些不舒服，但比起“打捞”到的龙门阵来说，已微不足道了。

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，都是我这样一一“打捞”来的。

(本文系作者的散文集《川江广记》后记)